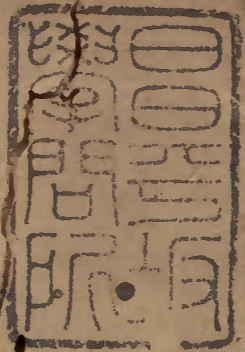


御批通鑑綱目續編



漢書門			
八	七	六	五
八	七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七	六	五
八	七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62	
冊數	81 (78)		
函號	284	5	

廿一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御批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二十一

淺草文庫

起巳未宋理宗開慶元年。凡十六年。

開慶元年春正月以賈似道為京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

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人馬。

蒙古兀良合台掠靜江遂圍潭州。

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千蠻獠萬人破橫山徇內地守

之乘勝躡賓州蹂象州入靜江府連破辰沅直抵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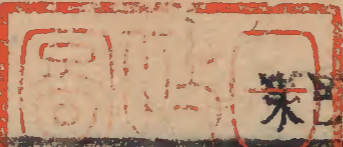
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掠官軍後命其子阿木橫擊

二月蒙古主蒙哥圍合州王堅力戰禦之。

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王堅執之殺于閬武

場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

于涪州之蕭市以杜援兵蒙古主自雞瓜灘渡直抵合



州城下。俘男女萬餘。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三月。以呂文德為四川制置副使。夏。六月。文德及蒙古史

天澤戰于嘉陵江。敗績。

蒲澤之在蜀。無功。詔以文德代之。時蒙古軍中大疫。議班師。文德乘風順攻涪州。力戰得入重慶。即率蘇

發明

蒙古舉號外之也。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蒙

州而諸將不能救。取中國土地而城守者不能拒。與之爭。今又成守。過蜀。合兵圍城。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嘉陵之戰。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綱目所書如此。其畧何也。人臣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文德兄弟受朱厚恩。錦衣玉食。以功利言。則高矣。厥後許置權場。而襄樊不可守。兄弟一門皆叛降。房諒忠義。則王蠲之罪人也。知此。然後可以論呂氏之始終矣。其與春秋書城濮之戰。意畧相似耳。

以朱熹參知政事。饒虎臣同知樞密院事。○秋七月。蒙古

主蒙哥卒於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

王堅固守。蒙古主督諸軍攻之。屢戰不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皆早降。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亦卒於合州城下。年五十一。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繪。負之北行。合州圍解。蒙哥沉斷寡言。不樂燕飲。自謂遵祖宗之法。然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之術。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其死也。或傳其中飛矢。捷聞。詔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發明

是時蒙哥入寇。空國而行。部分諸將。志必滅宋。

使天或假之。以年。則江南其為左衽矣。既而久圍合州。卒于城下。此皆天意祚宋。故趣蒙哥之亡耳。蒙哥不死。江南其奈何哉。故書卒。書北還。皆所以致其喜之之意也。

八月。蒙古忽必烈將兵渡淮。九月。渡江。遂圍鄂州。

忽必烈遣王惟中。郝經。直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江上。經言于忽必烈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國

家奮起荆漢。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度劉翳。始欲熾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也。且曰。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國大瘁。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方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不遠足用。屯戍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在宜諭。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鄧一軍出。壽春一軍出。淮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為之節制。若併力一向。銳而圖功。則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幸取者。兵力甚繁。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為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忽必烈不能不用。悉兵渡淮。忽必烈由大勝關。張柔由虎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此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黨。九日。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命。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遂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橫江渡。軍容甚盛。重文。兩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持以為

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艦。舳舻。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走岸。博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

發明 固江必先守淮。固南必先守江。皆宋固國之險。必爭而不可棄者也。忽必烈既書將兵渡淮矣。又書渡江矣。又書圍鄂州矣。從容進退。無復阻抑。宋豈謂有人之國乎。噫。長江天堑。而為虜渡之。鄂州屏蔽。而為虜圍之。當時守備諸臣。未聞臨江一戰。而使虜騎充斥。率腥羶以汚內地。惡在其能事君哉。宋之不競。可哀也已。故詳書譏之。

以戴慶炳簽書樞密院事。○蒙古陷臨江。知軍事陳元桂死之。蒙古遂入瑞州。

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予在隆興。頓兵不進。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先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入瑞州。知州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以逃。

發明 君子所守者義而已。義不可生。雖死矣。惜。故曰。由是則生。有不用也。由是而避。患有所不為也。方胡羯交侵。江南疲弊。內外無勤王之師。遠近無入援之將。蒙古之至。臨江。元柱力疾督戰。苟有援兵。協力固守。則城未必遽陷也。徒使元柱獨禦孤城。力竭而死。其如國計何哉。故書曰。死之。所以予其全節也。嗚呼。

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內府銀幣犒師。

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

冬十月。丁大全有罪免。

時蒙古侵軼日甚。大全當國。匿不以聞。遂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言。大全鬼域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邊塞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遠竄以伸國法。御史朱貔孫等。相繼論大全姦回險狡。狼害貪殘。假陛下之刑威。以箝天下之口。挾陛下之爵祿。以籠天下之財。饒虎臣。又論其絕言路。壞人。中奉。大大致仕。

廣義

大全凶惡淫穢。潰亂綱常。厥罪不可勝誅。綱目所以去其官者。不與其為宋臣。惡之甚也。書有罪免者。諱當時失討賊也。

以吳潛為左丞相兼樞密使。

潛人相。首言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由近年姦臣儉士。設為虛議。迷國誤君。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陰成兵戈之禍。章鑑高鑄。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躡躡要途。蕭泰來等。群小躡脊。國事日非。浸淫至今。日沈炎實其爪牙。而任臺臣。甘為搏擊。奸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望令炎等與祠。錡等。聽管州軍。帝不聽。

廣義

分注載潛之言。則知其忠義過人遠矣。然而理宗不聽者。拒諫不亦甚乎。

即拜賈似道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

發明

昔漢獻即拜袁紹。綱目譏之。然兩宋之篇。未嘗書即拜者。丞相耳。其書即拜何。譏也。似道不勤王。而宋就拜之。書即拜。所以愧似道也。雖然。宋太祖嘗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此祖宗之言。播在簡冊。不可

忘者似道貴妃之弟生平未嘗學問可以小知而不
可以大受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右揆之職乎理宗惟
溺偏愛不顧嫌疑抑不知似道妬功疾能之心已非
一日安望折衝禦侮以舒君父之憂哉厥後乞和詳
勝邪謀大作卒致亡國而後已
故直書于冊所以深貶之也

○內侍董宋臣請遷都不果行

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
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
器大監何子舉言于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
靈何所依賴御史朱龜孫亦言鑾輿一動則三邊之將
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蠡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
以安人心帝遂止寧海節度判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
報

以趙葵為江東西宣撫使○蒙古忽必烈遣使招諭鄂州
守將張勝殺其使出戰敗死

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
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

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
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
同降人論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
拔都兒戰敗死焉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
即戲之曰魏中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
否即使兵士諱於其門呂文德語事似道使人訶曰宣
撫在此何敢爾邪曹世雄向士璧皆從在軍
事未嘗關白似道由是術三人而親文德

十一月詔賈似道移軍黃州遇蒙古俘卒于蕪草坪獲之

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由永安至潭江西大震吳
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似道于黃州黃雖下流實當兵
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
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置似道出戰似道嘆
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
帛子女而還者江西路將儲再與騎牛先之虎臣擒再
入黃州

以朱熠知樞密院事○閏月以呂文德知鄂州向士璧知
潭州○賈似道乞和于蒙古忽必烈引還鄂州圍解

蒙古攻城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蹕急流。走鄂。以蒙古主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問阿蓋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將臣議事。都答兒曰。今國內空虛。塔察旭烈。諸王。羈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合脫里察。行尙書省。據燕都。安國籍。號令諸道。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世宗。海陵事乎。若彼果稱遣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海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令制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姦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泉。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于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振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

發明

乞和者。巧求之詞。甲之也。乞和之事。是宋人之日。綱曰。申道不申。狷榮義不榮。勢正已而無懼乎人。以仁禮存心。而不憂橫逆之至者也。似道受命援鄂。

不能勇往。辱國如此。則曲在似道矣。昔魯子開大勇於夫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直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廣義

歲幣曰納。納之一字。宋朝之所深忌。富鄭公力爭於其前矣。况祖宗有成憲可徵。今似道擅許納之一字。則是已干於政矣。况稱臣乎。分註云。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于以知似道狐鼠之見。不知有羞愧之心者也。豈待暴行秋日而後知哉。理宗用似道以禦敵。殊亦寇賊之招耳。欲宋之不亡得乎。

十二月。蒙古兀良合台引兵趨湖北。潭州圍解。

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何士壁帥潭。極力守禦。既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佐帥五百衆觀之。遇于南嶽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蒙古世祖皇帝忽必烈中統元年。春二月。蒙古兀良合台至鄂

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等殺其殿卒于新生磯。

蒙古張傑。開州。作浮橋于新生磯。兀良合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斷浮橋。殺殿卒百七十人。

廣義

分注載似道用夏貴之計。不過竊寵榮身之謀耳。惡知其有國家君父哉。殊不知既以委質為臣。則吾身與國一體而已。故亡身殉國者。不榮於當時。必榮於後世。不期榮而自榮。竊寵榮身者。不辱於當時。必辱於後世。不期辱而自辱。此理之必然者也。故曰。君子小人之用心。惟在公私之間而已。此文公謂陸九淵講君子小人義利之分。聽者至於泣下。其似道之類乎。

三月朔日食。○賈似道奏諸路大捷。召似道還朝。

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聞始解。江漢肅清。宗祖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

發明

曾子曰。可以託六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也。君子人也。小人者。其才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即改。是以人君當慎所擇也。似道出師。弗克一戰。而既書乞和。十家古。蒙古甫退。偽奏大捷。然其既欺於已。又欺於人。復欺於君。將何面目以處百僚之上乎。理宗之任似道。雖商高宗之待傅說。周武王之待呂望。不是過也。稱臣夷狄。而帝不知欲怨四海而帝不悟。竊榮利於一已。貽大禍於國家。然則自取敗亡。何足惜哉。故直書以著其欺君之罪。

廣義

嗚呼。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抑觀賈賊自移鎮以來。蒙蔽朝廷。屢以退賊邀功為言。其計不亦奸乎。夫何朝廷昏闇。卒是其言而賞之也。此豈宗社好消息哉。觀其於蒙古之兵。畏之如虎。一聞其至。則心戰股栗。恨無地以容身。何若如之。適會蒙古自有他故。而班師。則潛窺其遠去。或殺其殿兵。或殘其俘卒。掠為己功。以聞於朝。曰。於某處殺賊幾何。於某處擒賊若干。而其稱臣納幣之狀。則匿矣。而不聞焉。是以蒙古之心。以為向既納幣。稱臣以求和。今又殺俘我軍士。是何說謊而轉展無信耶。故蒙古加兵之心愈堅。而宋人之國愈不可為也。已故曰。不能為國禦敵。而能為國招敵者。賈賊也。讀者

詳之。

高麗王暉死。蒙古忽必烈封其子僨為王。

職嘗遣僕人觀于蒙古。會蒙古主南侵。留三年不遣。至是。職卒。陝西官應使廉希憲請立僨。遣還國。則彼必懷德於我。是不煩兵而得一國也。忽必烈然之。改節僨。賜以封冊。遣兵衛送。高麗由是一意脩貢矣。後更名植云。

白氣如匹練亘天。

發明

白氣何。白者金色。全華之象。氣乃為陰。夷狄小人之象。白氣如匹練亘天。其變非小也。是時理宗眷秋彌高。惟事飲食宴樂。不知思慮預防。外戚宦官。擅權於內。夷狄小人。竊發於外。則其應變不明且切。歟。徽宗之時。書赤氣亘天。此書白氣亘天。皆非享國之嘉祥也。觀綱目之所書。始可以知天道人心相與之候矣。

與之候矣。

○夏四月。蒙古主忽必烈立。

初。忽必烈北還。廉希憲問阿里不哥命劉太平。及大將霍魯懷。行尚書省事于闐右。恐結諸將以動秦蜀。請遣

趙良弼往覘之。良弼具得實還報。時諸王合川莫哥塔察兒俱會于開平。旭烈亦自西域遣使勸進。惟阿里不哥不至。希憲良弼及商挺等力言先發制人。後發人制。逆順安危。間不容髮。宜早定大計。忽必烈然之。遂即位。建元中統。

廣義

忽必烈不汲汲於即位者。其亦有所取也。

出內侍董宋臣于安吉州。○蒙古召寶鑿許衡至開平。

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徵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為對。且曰。失此則無以自立于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則朝廷遠道。莫敢不一于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吳潛罷。

初。賈似道在漢陽。以潛移之黃州。為欲殺已。銜之。至是。帝欲立忠王。潛為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

天下之大
特理於一
人斷宜讀
書明理萬
幾洞察於
中可以當
前立決自
然權不下
移若中無
定見不得
不委任臣
下漸致乾
綱解弛太
阿旁落鮮

無陛下之禍。帝遂續怒潛。似道因陳建儲之策。令侍御
史沈炎劾潛。且云。忠王之立。人心所屬。潛獨不然。章被
釣乞為濟王。立後。潛樂聞其論。授汝鈞正字。姦謀巨測。
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輔。帝從之。遂罷潛奉祠。史臣曰。
吳潛忠亮。剛直。論事雖近於奇。度宗之立。謀議及之。
潛以正對。人臣懷顧。孳為子孫。地者。能為斯言哉。

加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將士進官有差。

似道既至。謂自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獎眷甚至。諸將
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
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
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
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達在軍中。嘗侮
已。言於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後論功以文德為
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既相。權
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發明

加。不宜加也。理宗誠可謂木偶之主耳。似道乞
之。以命是賞其欺已之能乎。可愧之甚矣。師之上。六
日。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吾夫子傳象曰。大
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雖有偉績。尚
戒小人。何況無功可賞。而又濫及小人歟。噫。國家全

盛之時。尚恐小人之毀壞。每切儆戒。矧宋區區立國
江左。三分天下。僅得其一。而忍使小人之毀壞耶。此
宋之所以終於滅亡而不悟也。豈不深可哀哉。
綱目書此文。無貶詞。乃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

分註載理宗詔褒似道如文彥博故事。足以貽
笑千古。嗚呼。南宋之亡。人皆知亡於賈似道。殊
不知亡於理宗。晚節之不君也。似道何能為。然原似
道之為人。譬諸人家之愚奴。養蠶蠶為主人不用。則亦
已矣。安有有用之而不壞主人之家者乎。今也主人不
悟其愚蠢。遽以千金托之。欲其不致寇者。萬無是理
也。理宗之於似道。
何以異於是哉。

蒙古初定官制

蒙古自鐵木真已來。諸事草創。設官甚簡。以斷事官為
至重之任。位三公上。丞相謂之大。必闡赤掌兵柄。則左
右萬戶而已。後稍倣金制。置行省及元帥宣撫等官。忽
必烈既立。大新制作。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
內外官制。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
司黜陟者曰御史臺。其次內則有寺監院司。衛府。外則
有行省。行臺。宣慰。廉訪。其牧民則有路。府。州。縣。官有常
職。位有常員。食有常祿。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

人貳焉。於是代之以制始備。

以饒虎臣參知政事。戴慶河同知樞密院事。皮龍榮簽書院事。○蒙古以廉希憲為陝西四川宣撫使。

商挺副之。

蒙古阿里不哥稱帝于和林。

阿里不哥聞忽必烈已立。命阿藍荅兒發兵于漠北諸部。分遣心腹。易置將佐。散金帛。賚士卒。又命劉太平。霍魯懷。拘收關中錢穀。時渾都海自先朝將兵屯六盤。太平等陰相結納。渾都海復分遣人約成都密里霍者。青居乞台不花。同舉事。阿里不哥遂自立于和林。

發明

稱帝何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王。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不哥受命鎮守和林。遽起邪謀。稱尊僭號。則其罪可勝誅乎。故書稱帝者。所以明其僭逆也。其旨嚴矣。

蒙古以王文統為中書平章政事。張文謙為左丞。五月。文

謙罷。

文統本李璵幕屬。至是有薦其才智者。遂得親幸。更張庶務。悉委裁處。文統素忌刻。而文謙以安國便民為務。屢相可否。積不能平。思有以而之。文謙遂求出官。無大名。臨發。語文統曰。民困日久。况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典禮。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孰與不足。至任獨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蒙古阿藍荅兒及六盤守將渾都海舉兵應和林。廉希憲等擊敗斬之。

劉太平。霍魯懷。聞希憲將至。以五月一日。乘急傳入京。兆謀為變。秦人前被阿藍荅兒太平等威虐。聞其來。皆破膽。越二日。希憲亦至。宣示詔旨。遣人馳往六盤。宣諭安撫。未幾。城門候引一急使至。云來自六盤。希憲訊之。盡得太平。魯懷。與渾都海。密里霍者。乞台不花。要結狀。希憲集僚佐謂曰。主上命我輩。正為今日。遂分遣人掩捕太平。魯懷等。仍遣劉黑馬。誅密里霍者於成都。汪惟正。誅乞台不花于青居。又命總帥汪良臣。帥秦鞏諸軍。

進討渾都海良臣以未得旨為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辨吾事，制符已飛奏矣。良臣遂行。又擢蜀卒四千，命蒙古將入春帥之。為良臣聲援。會有詔赦至，希憲命殺太平等於獄。尸於通衢。方出迎詔，渾都海知京兆有備，西渡河趨甘州。阿藍苔兒自和林帥兵適至，遂與渾都海合軍而南。時諸王合丹亦率騎兵與入春、江良臣兵合，分三道以拒之。既陣，大風吹沙，良臣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入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于甘州東，殺渾都海、阿藍苔兒。嗣隴悉平。希憲乃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良臣為帥，諸罪蒙古主曰：委卿方面之寄，正欲從宜，若拘常制，豈不坐失事機。詔賜希憲金虎符，進平章政事。行省秦蜀尚擬參知省事。

饒虎臣罷。○戴慶剌卒。以沈炎同簽書樞密院事。○蒙古以王鶚為翰林學士承旨。

鶚，金正大元年進士第一人。歷官尚書左右司郎中。金亡，將被殺，張柔聞其名，救之，館于保州。蒙古上在藩邸，召對甚禮，重之。嘗因見請曰：天兵克蔡，金主白繼，其奉御絳山焚葬汝水之傍，禮為舊君有服，願往葬祭。蒙古

主義而許之。至則為河水所沒，其牲體為位而哭。至是為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皆所裁定。又薦李冶、李杲、王磐、徐世隆、高鳴為學士，復奏立十道提舉學校官。蒙古主皆從之。

廣義 嗚呼！今有一婦人焉，人殺其夫而不能報，反求之乎？鶚其有愧于此焉。

熒惑人南斗。

留五十餘日。

發明 人事感於此，則天變應於彼。理宗為國虛內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無益，濫觴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三月日食，而又白氣亘天。是月熒惑又入南斗，災異之多，莫此為甚。兵力不足，倉庫贖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興矣。

六月，立忠王禩為皇太子。

帝家被甚嚴，太子鷄初鳴，問安，再鳴，回宮。三鳴，往會議所參決庶事。退入講堂講經史，將哺，復至榻前起居。問

今日講何經。答之是。則賜坐。賜茶。否則爲之反覆。剖析。又不通。則繼以怒。明日。須更覆講。率爲常例。

蒙古撤江上軍。以史天澤爲江淮經畧使。○蒙古李璫寇

淮安。王管制置司事李庭芝擊敗之。○秋。七月。蒙古使翰

林侍讀學士郝經來脩好。賈似道幽之真州。

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編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地。蒙古主既立。欲來脩好。王文統素忌郝經。有重名。請遣經。遂以翰林侍讀學士充國信使。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文統復陰屬李璫。璫遣宋。欲假手害經。經至宿州。遣其副請入國。日則不報。遣書宰相。及淮師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誤國。又數上書于帝。及執政。極陳和戰利害。且請入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官忍死以待。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使來。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容一切輕徇。倘以交隣國之道來。當令人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

義。請淮東制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稽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淮東制置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

發明

郝經之來。爲脩好耳。何以幽之。此蓋小人陰爲榮利。而又以和出彼謀爲言。苟或郝經入朝。則其謀必泄。而權勢不能久假焉。故幽之。真州以絕其迹。而且得以實已之前言耳。殊不知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噫。似道不過蔽一時之耳目。他日舉此以爲典兵之端。事既彰著。竄逐遠方。然則小人始欲以害人而終以自害。詎不愚之甚哉。故直書以著其奸險之實。

廣義

分注載蒙古遣使以脩好來。其意善矣。賈賊不假令蒙古遣使來責渝盟。亦不當如是也。况脩好乎。嗚呼。彼以愛兄之道來。此以狙詐之心待。觀此。則孰得而孰失。孰是而孰非。孰曲而孰直。邪。噫。南宋之亡也。理宗啓之。而賈賊促之也。於蒙古乎何尤。

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

廣義

賈誼曰。帥者。導之教訓。太師者。三公之尊者也。非才全德備者。曷克以居此哉。故不得其人。則

寧虛其位。不可備其員也。故尚書載成王曰。官不必備。惟其人。然則理宗以似道居是位。不知以其才。以其德。以其才。德兼亡之人。而居才德兼全之位。以教太子。則導其子於不善。蓋可知矣。書曰。以賈似道兼太子太師。兼之云者。則知似道自有本封之銜。而此又兼之以人臣之極位也。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蒙古行交鈔法。

王文統立十路宣撫司。示以條格。欲差發辦而民不擾。鹽課不失常額。交鈔無致阻滯。遂行中書省造中統元寶交鈔。立互市于頰州。漣水。光化。軍。交鈔法。自十文至二貫文。凡十等。不限年月。諸路通行。賦稅並聽收受。仍申嚴私鹽酒醋麵貨等禁。

冬十二月。蒙古號西僧八思巴為國師。

八思巴。吐蕃薩斯迦人。族欽氏也。相傳自其祖。梁粟赤以其法佐國。主霸西海十餘世。八思巴年十五。謁蒙古主于潛邸。與語大悅。日見親禮。至是。尊為國師。統釋教。

廣義

蒙古以僧為國師。則是舉國之人。皆以無父無君者為師矣。書之所以誌其陋也。

酉辛

二年。蒙古中統二年。春正月。詔皇太子釋奠孔子。加張栻呂祖謙伯爵。並從祀。

帝手詔曰。虎闡齒胃。太子事也。此禮廢久矣。如釋奠釋菜之事。我朝俱未嘗廢。然享師敬道。又不可拘舊制。可令太子謁拜。太子既還。上奏曰。先聖之道。至我朝而後有以續孟氏之傳。然諸說並駕。未知統一。迨朱熹張栻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擇精語詳。開牖後學。人心一正。聖道大明。今熹已秩從祀。而栻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帝從之。遂封栻華陽伯。祖謙開封伯。並列從祀。

發明

重道崇儒。帝王之盛心。尊德樂義。人君之首務。有宋區區立國江右。言兵則兵不強。言地則地不廣。言民則民不衆。獨褒崇先哲一事。迥出人表。此所以雖至於厭厭垂絕。蹶而復起者。皆吾斯文命脉。有以扶持之也。理宗命太子行釋奠於先師之殿。陞二賢於從祀之列。豈不為曠古之盛心哉。大書特書。深守之也。

廣義

理宗之於正道。可謂尊崇之至矣。萬世而下。何容議哉。然徒尊之而不能行其道。所以南宋敗

亡之禍卒莫之救也。君子惜之。

二月朔日食。○朱熠罷。○夏四月。以皮龍榮參知政事。沈炎同知樞密院事。何夢然簽書院事。○以俞興為四川制置使。○蒙古聽儒士被俘者贖為民。

時淮蜀士遭俘虜者皆沒為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驥。古無有也。陛下方以古道為治。宜除之以風天下。蒙古主從之。命循行郡縣區別之。得數千人。貴臣或言其詭濫。蒙古主詰之。對曰。譬則金也。金色有淺深。謂之非金不可。才藝有淺深。謂之非士不可。蒙古主悅。

五月。蒙古以史天澤為中書右丞相。

蒙古主問竇默曰。朕欲求如唐魏徵者。有其人乎。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深識遠慮。有宰相才。則史天澤其人也。蒙古主納之。遂相天澤。以默為翰林侍講學士。

蒙古以姚樞為太子太師。竇默為太子太傅。許衡為太子

太保。皆辭不拜。

時樞自東平宣撫召還。與衡等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為主。王文統患之。默復於蒙古主前力言其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亦憾之。乃授樞等東宮三師。外佯尊之。內實不欲其備顧問也。默欲依東宮以避禍。衡力以為不可。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傳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收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衡園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廣義大抵三公之位。人臣之極也。綱目書其皆辭不拜者何。蓋以見三人皆能見幾明決。而以道自尊也。曰。三人亦有優劣乎。曰。許為最。而竇次之。若夷考夫姚之出處大節。則雖欲以道自尊。而不能無愧于人矣。

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死之。

初賈似道之出督也。嘗憾高遠。曹世雄之輕已。令呂文德掃撫其罪。逼世雄死。遠亦廢棄。整聞之。懼。會俞與帥。整素與興有隙。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為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既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為虞。整之將叛也。命制置司參謀官許彪。孫草表。彪孫不屈。合門仰藥死。

發明

書劉整以城降。則見彪孫未嘗降也。彪孫實以仰藥而死。直書死之者。所以著其不屈之節也。

廣義

劉整之叛。信有罪矣。然原其所自。亦非其本心也。乃似道迫之也。嗚呼。似道驅良將以資敵人。是猶撤籬籬以延盜入室也。欲求貨資之不喪得乎。

秋七月。竄吳潛于循州。

先是。詔黨丁大全。吳潛者。臺諫嚴察舉劾。以聞。當真于罪。以為同惡相濟之戒。時賈似道專政。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劉應龍。承順風旨。凡為似道所惡者。無賢否皆斥。帝弗悟其後。為下是詔。且安置潛于潮州。至是。復責

授化州團練使。徙循州。

八月。俞興討劉整。敗績。詔罷興。以呂文德兼四川宣撫使。

興以劉整叛。移檄討之。會蒙古成。成都經畧使劉元振將兵來逆整。至瀘。興進軍。圍之。晝夜急攻。城幾陷。左右勸元振曰。事勢如此。宜思變通。整本非吾人。與俱死。無益也。元振曰。人以誠歸我。既受其降。豈可以急而棄之。且瀘之得失。關國家利害。吾有死而已。未幾。援兵至。元振與整出城合擊。大敗之。興退走。詔以興如功。啓戎。罷任。鑄職。以文德為四川宣撫使。

發明

自逆。整叛降。瀘州陷沒。苟有倡義討賊者。此綱目之所必。當時朝廷無弔伐之師。方鎮無連。師之將。獨俞興。知逆賊不兩立。王法所難容。移檄郡縣。率兵討賊。其志為可尚已。雖云敗績。而功未能成。然何必以如功。啓戎罪之哉。夫如是。則將士離心。無敢與朝廷倡義討賊者矣。宋之賞罰如此。其不復可。以有為。噫。

以江萬里同簽書樞密院事。○賈似道殺湖南制置副使

御批續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狗士壁。

先是賈似道忌功欲汚蟻一時閭臣且怨士壁嘗侮已
諷侍御史孫附鳳等劾罷之送漳州安置又遣官會計
邊費於是趙葵史巖之等皆坐侵盜掩匿能官徵償而
士壁所費尤多至是遂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
意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潭人聞
之有垂涕者信州謝枋得似道葵檄給錢粟募民兵守
禦及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宜撫自償萬緡餘
不能辦乃上書似道有云千金而募徒木將取信於市
人二卵而棄干城豈可聞於隣國遂得免徵
餘者似道又忌王堅出知和州堅鬱鬱而卒

發明

宰相代天理物均平四海故伊尹為世阿衡周
公旁作迂衡皆取公平無私之意似道相宋又
無補天沐日之功然仰視伊周殆猶丘垤之於泰華
而志得意滿忿忿盈溢既以私意貶吳潛今又恣其
狠愎不用國法殺戮閭臣其何以恆服人心而處持
衡之地哉故綱目於向士壁之死書殺書官以罪之
耳他時朝士爭論其奸而似
道有漳州之禍尚誰咎歟

冬十月以何夢然同知樞密院事○沈炎罷○蒙古主忽

必烈擊阿里不哥于昔木土敗走之。

忽必烈以阿里不哥違命自將討之與戰于昔木土之
地諸王合丹等殺其兵三千人塔察兒分道奮擊大破
之追北五十里忽必烈率諸軍躡其後合三路
蹙之其部將多降阿里不哥北遁忽必烈引還。

十二月以何夢然參知政事馬光祖知樞密院事兼知臨

安府○江萬里罷。

萬里在賈似道幕下最久雖倏仰容默為之用然性峭
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每入不能久在
位。

三年。蒙古中。春正月。賜賈似道第宅家廟。

給緡錢百萬。建第於
集芳園。就置家廟。

發明

書賜第宅家廟予之歟。曰非也。似道如賢疾能
之功。而賜之以第宅家廟乎。理宗溺愛姦諛。不吝爵
賞。殊不知所損亦多矣。安有無能之小人。位居宰輔

而天下能致於治平者哉。嗚呼。似道極其尊榮。天下極其怨憤。夷狄極其譏訕。則其無益於國。為可見耳。理宗苟能以寵似道之恩。寵天下之豪傑。以錫似道之爵。錫天下之英才。以加似道之祿。加天下之賢俊。則人樂為用。天下亦未至於遽亡也。惜乎不足。以語此。特書于冊。其義自見。

廣義 理宗賜似道第宅家廟。意欲方之趙普。文彥博也。嗚呼。若是者。正猶認蠅轉為蘇合。何其謬哉。亡國之梯。謂非不自理宗設可乎。

呂文德復瀘州

劉整率所部入朝于蒙古。文德遂入瀘州。詔改為江安軍。

蒙古脩孔子廟。○二月。皮龍榮罷。

龍榮伉直。不肯降志於賈似道。故罷。

臨安饑

詔賑卹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臥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

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為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原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某莊某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饑民甚眾。

發明

臨安。宋之邦都。乃根本之地。而遽至於饑。何也。是歲。遽至於饑者。理宗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庫置矣。木旱相仍。天降饑饉。亦無以賑業貧乏矣。綱目所以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如魯宣公十五年。書饑。同意。

廣義

有若告哀。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以知夫君民一體故也。臨安僻處一隅。而歲且饑。况當強胡將噬。而與芮猶以積粟見吝。何其不知所重之若是哉。宜乎光祖厲聲督責之也。

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以京東來歸。詔封璫為齊郡王。復其父全官爵。三月。蒙古殺王文統。

璫自忽必烈即位。便有南歸之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伺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為完結。益兵討。至是。召其

子彥簡於開平脩築濟南益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郡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瑄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王改漣水為安東州蒙古王文統使其子葉通好于瑄事覺被殺

發明

來歸者李瑄心服而歸之也然何以不書復背夷向華理之正也况瑄本中國之人又與夷狄種落不同故其書法如此如五代書契丹盧龍節度使盧文進奔唐同意王文統私結李瑄書殺而不書誅者其義亦然綱目之脩內夏外夷而已

廣義

王文統雖曰小人此亦非其罪焉蓋李瑄之父李全本宋臣也瑄之來歸其歸也以正文統使其子通好于瑄事雖無微要亦無害於義不然則書誅矣何以殺云

以孫附鳳簽書樞密院事○夏四月李瑄復淄州

瑄引麾下具舟艦還攻益都入之發府庫以犒師遂復淄州

五月馬光祖罷○蒙古史天澤圍李瑄于濟南六月遣提

刑青陽夢炎將兵救之不至而還

蒙古主命諸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瑄兵勢甚張復命丞相史天澤往仍詔天澤專征諸將皆受節度天澤至濟南謂哈必赤曰瑄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瑄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瑄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瑄不知也明日瑄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朝廷聞瑄受圍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然救而不進者則書其至以罪其怯夢炎既承君命往救李瑄則必兼程而去適進一援可也夫何甫至山東心存恐懼不至而還則其辱命不亦甚乎既辱君命其罪不言可知矣故書不至而還所以罪其怯耳君子以義禮之勇為勇當勇而不勇豈非不知義禮者哉

封陳光昂為安南王。

陳日煚以蒙古兀良合台既還。乃反國。傳位于其子光昂。遣使來告。且貢象二。詔封光昂為安南王。加日煚為安南大王。然光昂實遣人請降于蒙古。乞三年一貢。蒙古命禮部郎中孟甲諭其國中。亦加封冊。

故相吳潛暴卒于循州。

似道以黃州之事。必欲殺潛。乃使武人劉宗申守循以毒潛。潛鑿井臥榻下。自作井銘。毒無從入。一日。宗申開宴。以私忌辭。再開宴。又辭。不數日。移庖。不得辭。遂得疾。曰。吾其死矣。夜必風雷大作。已而果然。循人悲之。潛既沒。似道歸罪宗申。貶之。

發明

故相何。不于其貶也。暴卒者。非善終之詞也。吳潛見作似道。必欲殺之。前既貶於潮州。而又移於循州。則亦已矣。毒而殺之。果何謂乎。似道奏大捷而召還朝。則人君在其掌握。殺向士壁。毒吳潛。則縉紳在其掌握。噫。至尊之君。同寅之臣。皆在其掌握。則天下何事而不在其掌握也哉。故書暴卒。所以惜潛而罪似道也。

以楊棟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蒙古陷濟南。李壇死之。蒙古以董文炳為山東經畧使。

蒙古主命史樞。阿末各將兵赴濟南。壇帥眾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縱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人為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為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狗。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為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于哈必赤曰。彼為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眾。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為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史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由大藩子弟盡專。

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罷還私第。

發明 李壇既以山東來歸。為宋死守。力盡而斃。豈非忠乎。壇非迷而不悟者。又非心持兩岐者。竭力而守城。

陷而亡。故嘉其志。而以全節予之。雖然。李壇忠宋之心誠矣。然其受圍之時。已闕六月。拒之者非一朝。守之者非一日。而朝廷僅遣青陽。夢炎往救。不進而還。

無復再救。以至忠臣義士。徒死孤城。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既予壇而又罪宋也。

廣義 聖之來歸。可謂蓋交之愆者矣。綱目以死節予之。豈不宜哉。

九月。蒙古以阿朮為征南都元帥。

蒙古主詔曰。前遣使于宋。以通和好。宋人不務遠圖。反啓邊釁。諸大臣皆以南征為請。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尋置兩統軍司。東自亳州。西至均州。諸萬戶隸河南。西自宿州。東至海州。諸萬戶隸山東。

冬十月。以楊棟簽書樞密院事。葉夢鼎同簽書院事。○蒙

古命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專理財賦。

蒙古始立左右部。分總庶務。命回紇人阿合馬領之。仍兼諸路都轉運使。專理財賦。阿合馬欲每事得專奏聞。不關白中書。時張文謙居政府。力言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中書不預。則天子將親蒞之乎。蒙古主然之。

十一月。竄丁大全于新州。道死。

大全既安置貴州。與州將游翁明失色。孟酒間。游懇大全陰招游手。私立將校。造弓矢。舟楫。將通蠻為變。廣西經畧朱禔孫聞于朝。詔收竄新州。十年拘管。日只存亡。賈似道諷禔孫殺之。禔孫遣將官畢選護送。舟過藤州。遷擠大全于水而死。

發明 夷狄盜賊。段而書死。凡例也。中國之士大夫。間有同於夷狄盜賊之行者。則以死書之。變例也。

大全逐董槐而不顧。則其妨賢之心甚。匿虜寇而不聞。則病國之意深。是雖中國之臣。實乃夷盜之行。故其亡也。既削其官。猶未足以償其罪。特書曰死。然後奸宄之徒。正名定罪。而始無駐足之地矣。若生既無議。死又無貶。抑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此綱目之深意。學者所宜詳察也。嗚呼。微矣。

四年。蒙古中。春正月。蒙古以姚樞為中書左丞。

樞上言。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國用粗足。政事更新。皆陛下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制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立學校以育才。則可以光先烈遺子孫。邇者伏聞恩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遠近臣民。不勝戰懼。唯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憂耳。蒙古主納之。

二月。詔買公田。置官領之。罷翰林學士徐經孫。

賈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思有以變法。而未得其說。知臨安府劉良貴。浙西轉運使吳勢卿。獻買公田之策。似道乃命殿中侍御史陳堯道。右正言曹孝慶。監察御史虞思。張希顏。上疏言。三邊屯。則非食不飽。諸路和糴。非楮不行。既未免於廩兵。則和糴所宜廣圖。既不免於和糴。則楮幣未容縮造。為今日計。欲便國便民。而辦軍食。重楮價者。莫若行祖宗限田之制。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下兩浙江東西和糴去處。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但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每歲可收六七百萬石。

之米。其餘軍餉。沛然有餘。可免和糴。可以餉軍。可以住造楮幣。可平物價。可安富室。一事行而五利興矣。帝從之。詔買公田。置官領之。劉良貴提領。通判陳嘗為檢閱副之。良貴請下都省。嚴立賞罰。究歸併之弊。獨徐經孫條具其害。似道誦御史舒有開劾之。罷歸。經孫嘗舉陳茂濂。至身為公田官。分司嘉興。聞經孫去國。曰。我不可以負徐公。亦謝事。終身不起。未幾。帝手詔曰。不免和糴。無如買逾限之田。為良法。然東作方興。權俟秋成。續議施行。似道憤然上疏。求去。復諷何夢然。陳堯道。曹孝慶。抗章留之。且勸帝下詔慰勉。帝乃趣似道出視事。且曰。當始於浙西諸路。視之為則。似道復具陳其制。帝悉從之。二省奉行唯謹。似道首以已田在浙西者萬畝為公田。倡業王與芮繼之。趙立奎自陳投賣。由是朝野無敢言者。

發明

魯用田賦。春秋譏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

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十一。助而不稅。似道以國計困於造楮。富民困於和糴。乃置買公田之法。以官品計頃。以品格計數。先行歸併詭析。後將官戶田產逾限之數。抽三分之一。回買以充公田。則其為害也大矣。今行公田。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買公

田買者不宜買也。理宗酷信而行之。置官以領之。則失禮甚矣。當時似道專權。氣焰薰灼。無敢議其非者。獨經孫條具其害。反覆言之。被劾而罷。不亦悲夫。是則理宗知有似道而不知有百姓也。其能保邦於沒身。豈非幸哉。據事直書。交貶之也。

廣義 蒙古定戶口田畝。其法輕於什一。固不得其中。入官籍。又欲買公田以瘠民。當是時也。民情孰不欲富。理宗行此病民之事。不過為蒙古之驅耳。哀哉。

三月。以何夢然知樞密院事。楊棟同知院事。葉夢鼎簽書院事。○蒙古始建太廟。

蒙古國俗。祭享之禮。割牲奠馬。漣以巫祝致辭。蒙古主初立。始設位于中書省。用登歌樂。尋命製祭器。法服。至是。建太廟于燕京。定烈祖太祖木赤。察合帶。睿宗定宗。憲宗。為八室。又命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夏六月。論買公田功。進知臨安府劉良貴等官。

初買官田。猶有抑強嫉富之意。繼而敷派。除二百畝以下者免。餘各買三分之一。其後雖百畝之家亦不免。立

價以租一石。償十八界會子四十。而浙西之田。石租至有值千緡者。亦就此價。價錢稍多。則給銀絹各半。又多則給以度牒。告身。准直。登仕郎。告。准三十楮。將仕郎。告。准十楮。許赴漕試。校尉。告。准萬楮。承信郎。告。准萬五千楮。承節郎。告。准二萬楮。安人。告。准四千楮。孺人。告。准二千楮。民失業者甚眾。官吏有奉行不至者。劉良貴輒劾之。追毀出身。永不收敘。由是有司爭以多買為功。似道又以陳嘗往秀湖。廖邦傑往常潤。督其六郡買田。有專官。平江則包恢。成公策。嘉興則潘墀。李補。焦煥。安吉則謝奕。趙與。嘗。王唐珪。馬元演。常州則洪璣。劉子庚。鎮江則章垵。郭夢熊。江陰則楊班。黃仲恢。在平江。至以肉刑從事。邦傑在常州。害民特甚。至有本無田而以歸併抑買自經者。由是浙西六郡買田三百五十餘萬畝。詔進良貴官兩轉。餘人進秩有差。

發明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此年君保民而王之意也。宋買公田。大為民害。當時司是事者。以刻剝為能事。以寬郵為闡茸。而民之塗炭。亦已甚矣。欲立乎國。先棄其本。雖有鹿臺之財。鉅橋之粟。而民貧則君安得而獨富哉。論買公田之功。

而進劉良貴等官可恥之甚也一書再書深貶之耳

秋七月置榷場于樊城

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為盜所掠願築土牆以護貨物文德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為請於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牆於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知為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惟自咎爾

發明

嗚呼自置榷場于樊城然後蒙古取襄樊之計成而宋人失襄樊之機決矣蒙古以利誘呂文德請置榷場文德不察因而許之然則誤國之罪可勝誅哉綱目特書所以志其失襄樊之漸云

蒙古以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商挺參知政事

希憲在秦蜀凡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北人仕於南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李壇反降人費

寅諸希憲制關中得民心又得商挺為之輔脩城治兵潛畜異志蒙古主疑之命中書右丞南合代希憲且覆視所告事卒無實狀詔希憲挺還皆進秩希憲首言國初以來凡納土及始受命之臣咸令世守至今將六十年子孫皆奴視部下郡邑長吏皆其卑隸僅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乃議行考課黜陟遷轉法蒙古主從之

廣義

聖人曰浸潤之譖慮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蒙古世祖不聽讒譖其過人不亦遠乎

五年蒙古元元年春三月增公田官于平江諸路

似道言公田已成若復以州縣總之恐害不除而利不可久請以江陰平江公田隸浙西憲司安吉嘉興公田隸兩浙運司常州鎮江公田隸總所每歲秋租輸之官倉特與饒減二分或水旱則別議放數仍立四分司以主管公田繫銜平江嘉興安吉各一員鎮常江陰共一員每鄉置官莊一所民為官耕者曰官佃為官督者曰莊官莊官以富饒者充應兩歲一更每佃一石明減二斗不許多收其間毘陵澄江一時迎合止欲買數之多凡六七斗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際元額有虧則取足于田主遂為無窮之害或內有曉瘠及租佃頑惡之處又從而責換于田主其禍尤慘

發明

增者不宜增也。前既置官以領公田，而希竊龍牟利者，往往陵削百姓，其禍益慘。今聽似道之言，增置官于諸路，此何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乎？噫！民力既殫，國本遂廢，以區區江左數郡之民，宋又賴之以立國者，寧忍驟於水火之中，而不知所憫也哉！微長享其國，以延宋室之祀，吾未之信也。故直書以著其惡。

何夢然罷。○夏五月，以楊棟參知政事，葉夢鼎同知樞密院事，姚希得同簽書院事。○秋七月，彗星出，中外上書乞罷公田，賈似道力求去位，詔勉留之。

彗星出，柳光燭天，長數十丈，自四更見東方，日高始滅。詔避殿減膳，許中外直言。臺諫士庶皆上書，以為公田不便，民間愁怨所致。於是似道上書力辯，乞避位。帝曰：「言事易，任事難，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說不可行，則卿建議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濟，所以舉意行之。今業已成矣，一歲之軍餉，仰給於此。若遽因人言罷之，雖可快一時之異議，如國計何？卿既任事，亦當任怨。禮義不愆，何恤人言。卿宜安心，毋孤朕倚畀之意。」知臨安府

劉良貴亦以人言籍籍，自陳括田之勞，乞從罷免，不允。由是公論頓沮。

發明

彗者惡戾之氣所成，是時既買公田，害民滋甚。然自肆，怒不知恤，滅所謂顛覆厥德，沉亂于酒，時宮離次，假擾天紀，退棄厥司者也。變豈有虛生者也。故大書中外上書乞罷公田，所以示其以善道主。書賈似道力求去位，所以議其以去要君。書詔勉留之，所以著其以私自惑。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長星之出于柳者，臨安分也。見之而不改培，勉者，其罪又浮于賈賊也。所謂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此之謂也。

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

葉李，蕭規，應詔上書，詆賈似道專權，害民誤國。似道命劉良貴摺撫，以罪黥配李于漳州，規于汀州。

廣義

抑觀汴宋之將亡也，黥配臨安府學生葉李等于遠州。然則儒者於君父危迫之秋，固有所不忍而言之耳。豈矯情干譽也哉？彼儒者之獲無辜，固不暇惜，而當

時國家自底滅亡。亦可悲矣。

蒙古阿里不哥自歸于上都。蒙古主釋不治。其黨不魯花等伏誅。

阿里不哥自昔木土之敗。不能復軍。至是與諸王王龍峇失三人及其謀臣不魯花。脫忽思等來歸。蒙古主以諸王皆太祖之裔。並釋不問。惟誅不魯花等。

發明

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忽必烈繼蒙古之國。而其弟不以僭立和。林則忽必烈所以處之者。未盡其道耳。不哥之悖。未如虞象之頑。虞象猶不僭立。而不哥顧乃僭立。豈非忽必烈處弟之友。有愧於舜乎。誠使忽必烈為兄。分符。王以富饒之地。盡其兄友之禮。則不哥居於養。終不自知愛重。又烏有僭立之事哉。是

時忽必烈尊臨九五。固可少行其志。豈有身為天子。而其弟與凡臣等。且置之別郡。未嘗一至京闕。則是忽必烈不弟其弟。而天倫之道亡矣。故書釋不治者。譏其弟已僭立。而猶釋之不治。不能分茅胙土。使之得其所也。書法若此。忽必烈雖欲曲辭其責。尙可得乎。呼。

楊棟免。

棟以彗星為祟。尤。非變異也。言者論其欺天罔君。坐免。或謂棟姑為是言。陰告于帝。謀逐似道。似道覺之。遂蒙疑而去。彗星凡歷五十餘日始滅。

八月。蒙古以劉秉忠為太保。參領中書省事。

翰林承旨王鶚言。秉忠久侍藩邸。參密謀。定大計。積有忠勤。然猶仍其野服。散號。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蒙古主即日拜太保。參領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已任。知無不言。凡燕間。顧問。輒推薦人物。可器使者。其所甄拔。後皆為名臣。

廣義

自古人材之出。非一途也。或由卜筮。或飯牛。或投竿。或負薪。或由奴隸。或由降虜者。比比皆是。而

秉忠為蒙古而出。特一僧耳。然其佐理三時。炳炳可觀。由是言之。則知胡元之盛。天也。豈人力之所能哉。議者當答中國之所以衰。不當尤胡元之所以盛。

蒙古入都于燕。

劉秉忠請定都于燕。蒙古主從之。詔營城池及宮室。仍號為中都。

九月。竄建寧府教授謝枋得干輿國軍。

枋得考試宣城及建康。滿貫似道政事為問目。言權姦擅國。敵兵必至。趙氏必亡。潛使陸景思上其藁於似道。於是左司諫舒有開劾枋得。怨望騰謗。大不敬。詔竄之。

發明 其甚矣。小人之禍。極其烈也。犯之則燎。觸之則焚。其熏灼之氣。非可畏乎。是時似道當國。權傾人主。恣行弊政。病國欺君。天下之禍亂極矣。上書葉李等論。詆似道。則黥配于遠州。此書謝枋得策諷似道。則竄黜于輿國。然則其重灼之氣。詎不為可畏哉。理宗恭已南面。委政姦回。天下之亂。於斯決矣。故綱目皆以無罪例書者。宋貶之非其罪也。噫。

行經界推排法。

賈似道請行推排法于諸路。由是江南之地。尺寸皆有稅。而民力竭矣。

作銀關。

賈似道以物貴由于積賤。積賤由于積多。乃更造銀關。每一推十八界會之三。自銀關其印如買字狀。行之。出奉宸庫珍貨。收弊會于官。廢十七界會不用。銀關行。物益貴。積益賤。

發明 方是時。蒙古暴橫。陵蔑中華。前旣寇蜀。喪師失地。此乃敵國外患。劍床以膚。切近其災之時。其君當勉於戰。兢兢內結良盟。外攘夷狄。復祖宗之業。若弗暇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安枕之戒。惟損下益上。是其義有。然後知君子作綱目於一害民之事。一病國之謀。必謹而書。以重民命。其弭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慮遠矣。

冬十月。帝崩。太子禩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

帝有疾。詔草野有能治療者。日身除節度使。有官及願蒞文資者。並與此附推恩。仍賜錢十萬。田五百頃。卒無

應者。遂崩。年六十一。太子祺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上帝廟號曰理宗。史臣曰。理宗字學國。與仁宗同。然仁宗之世。賢相相繼。理宗四十年間。右崔與之。吳潛。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稱弄威福。相為終始。治效之不逮仁宗宜也。蔡州之役。可以雪先世之恥。顧乃貪地棄盟。事繁隨起。兵連禍結。現土日蹙。良由中年嗜慾既多。怠於政事。藉多資臣。以取於此。然嘉定以來。正邪賢亂。國是靡定。自帝親統。自王安石。而尊濂洛。表章朱氏。至變士習。後世有以理字復古帝王之治。者。考論其功。自帝始焉。焉。號曰口理。其殆庶乎。

十一月蒙古以阿合馬為中書平章政事。

阿合馬以河南鈞徐諸州。俱有鐵冶。請與鼓鑄之利。乃括戶三千與鑄之。歲輸錢一。日三萬七千斤。又以太原民煮小鹽。越境販賣。民貪其價廉。競買食之。解鹽以故不售。歲入課銀止七千五百兩。請歲增五千兩。無間諸色兵民。鈞其賦。至是罷左。右部居中書。蒙古主嘉阿合馬之能。超拜平章政事。

度宗皇帝咸淳元年。蒙古至。春正月朔日食。

發明 正旦日食。天變之大者也。是時度宗即位之首歲。而日食正旦。則其變之非小明矣。日者衆

陽之宗。入君之表。正旦日食。是必似道專權於內。欺主虐民。蒙古憑陵於外。潛圖入寇。是以天象昭然。特為譴告云爾。使度宗苟能明此。則脩德以應天。自強以立國。黜小人。謹邊備。庶幾可矣。不能以此自明。而徒玩安忽危。不知恐懼以脩省。豈不深可惜哉。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書此。亦謹天戒之意云爾。

廣義 度宗即位之初。而首歲首月首日。遠爾日。食天變者。此強胡吞噬之象也。可畏哉。

○二月。以姚希得參知政事。江萬里同知樞密院事。王燾簽書院事。○三月。葬永穆陵。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

帝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茫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能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復日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闕壞屋。無例節理。以示不。至是人皆駭異。

宋度宗咸淳元年

發明

春秋之法。詞繁而不濫。其中必有美惡存焉。甚恒以厚施於民而得齊。王莽以謙恭下士而篡漢。人君苟能遠之。則安富而尊榮。苟或近之。則身危而國削。是以人君不可不慎所擇也。似道久假便宜之權。恣行黜陟之令。今理宗既崩。山陵事竣。以為苟不辭職。人謂其何由是棄官還越。以示歸隱之心。詐報虜寇。帝乃召還。甫塞一時之言。遽竊太師之職。然則小人患得患失之情狀。豈不益可見哉。綱目上書蔡永穆陵。下書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所以明其山陵事竣。而遽竊是職云爾。即書法觀之。則小人要君之罪。不能辭矣。

廣義

似道脅制度宗。若悍婦之抗懦夫也。嗚呼。悍婦之喪家。姦臣之亡國。一轍矣。

閏五月。以江萬里參知政事。王燾同知樞密院事。馬廷鸞簽書院事。○秋八月。蒙古以安童為中書右丞相。冬十月。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許。

安童。不華。黎四世孫。年二十一矣。蒙古主以其幼。未夏。命許衡議省事。衡至。以疾辭。蒙古主

不許。安童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

發明

書辭不拜。予能讓也。若衡者。可謂樂道而忘人之勢者矣。其過人也。豈不遠哉。特書不拜。蓋予也。

十一月。以留夢炎簽書樞密院事。

二年。蒙古至元三年。春正月。以季可為監察御史。

初。理宗詔置籍中書。記諫官御史言事。歲終以考成績。而賈似道當國。忌臺諫言事。悉用庸懦。易制者為之。彈劾不敢自由。惟取遠州太守。及州縣小官。毛舉細過。應故事而已。

江萬里罷。

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若君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為。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王夫人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

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二月蒙古以宋子貞為中書平章政事。

子貞初事東平嚴實。建學育才。齊魯為之一變。蒙古主南侵。子貞上言。本朝威武有餘。仁德未洽。若投降者不殺。脇從者勿治。則宋之郡邑。可傳檄而定也。蒙古主善之。累遷右三部尚書。數上言時政便宜。凡立法裁制。多自子貞發之。蒙古主頗悔用子貞之晚。入中書。未幾致仕卒。

夏四月姚希得王煥罷。○五月以王煥參知政事留夢炎

同知樞密院事包恢簽書院事。

恢所至以嚴為治。破家獨去。姦吏治盡獄。政聲赫然。理宗朝嘗因輪對曰。陛下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者。外戚近習耳。

秋七月蒙古以張德輝參議中書省事。

初德輝在史天澤幕下。蒙古主在藩邸聞之。召見。問曰。或云遼以釋廢金以儒亡。有諸。對曰。遼事臣未周知。金

季乃所親睹。辛執皆武弁。世爵。雖用一二儒臣。及論軍國大事。又不使預聞。然則金之存亡。自有任其責者。蒙古主然之。呼其字而不名。德輝又嘗與元裕上謁。請蒙古主為儒教太宗師。蒙古主悅而受之。既即位。以為河東南北路宣撫使。遂入議政。

三年蒙古至元四年春正月立皇后全氏。

后。會稽人。理宗母慈憲夫人姪孫也。寶祐中。父昭孫沒于王事。理宗以母故。常召后入宮。問曰。爾父沒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也。帝異之。語大臣曰。全氏女言辭甚令。宜配冢嗣。以承宗祀。遂納為太子妃。

帝釋菜于孔子。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配。列邵雍司馬光于從祀。

又升額孫師于十哲。追封雍新安伯。講官。監官。三學。長貳。及諸生。推恩有差。

發明 理宗在位。而崇儒重道之心。隆。度宗嗣位。而崇儒重道之心。切。帝釋奠孔子。而以四賢配享。一

子從祀。可謂父作之。子述之。善繼而善述者矣。宋氏立國江左。厭厭不振。獨崇儒一節。差強人意。故雖暴莫如金。終不能越長江而問鼎於吳地。此蓋斯文命脉有以拱持之也。故蒙古亦視宋為衣冠禮樂之國。弗忍加兵。又非吾道之功也哉。故特表而出之。

蒙古許衡謝病還懷孟

衡陳時務四事。一曰立國規模。古今立國。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是之謂規模。考之前代。北方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其勢有甚難者。陛下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篤信堅守。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致治之功。可成也。二曰中書大要。中書管天下之務。不勝其煩。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執優游廟廊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誦。戲不即今日口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

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人成法。反可違邪。其亦亦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俸給之等。敘用之格。監司之條。當先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亦不可緩也。其二曰為君難。上天春命。作之君師。蓋以至難任之也。堯舜以來。聖明帝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然則為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于后。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盛。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所務。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以脩身為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踐言之難也。人之情偽。有險有易。有眾有寡。未易使之不見欺也。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木無喜也。詐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為君子。退者未必為小

人。守之者或無功。而奪之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而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夫賢者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泥如厮養。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言不見用。或用其言。而復使小人參之。賢者俱不屑也。此特難進者耳。又有難合者焉。大抵人君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快民心。賢者必欲匡扶。使如堯舜。故其勢難合。况奸邪佞倖。醜正惡直。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天下被其澤邪。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况後世人主哉。此任賢之難也。奸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其語似恭。其好似直。其欺似可信。其佞似可近。務以窺人君之喜怒。而迎合之。竊其勢以立已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毒被生民。而上莫之知。至是而求去之難矣。雖然。此特人主之不悟者也。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不能斥。李林甫如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民之戴君。本於天命。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言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一罰也。舉可以為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

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當時天象數變。而文景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近年。彗孛迭見。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以為易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邪。右六者。難之且也。其四曰農桑學校。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而不知生財之由。徒知防人之欺。而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優重農民。勿擾勿害。設游惰之人。而歸之南畝。十年以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之比矣。自都邑至州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十年之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之比矣。能是二者。則萬日皆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書至萬餘言。且謂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孟子以責難陳善。乃為恭敬。臣之所守如此。而大約以大學脩身為之本。蒙古主嘉納之。衡多病。蒙古主命五日一至中書。至是始聽歸懷孟。

發明

漢高五年。綱目書留侯張良謝病辟穀。司馬公曰。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所稱者三

傑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知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名於物外。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許衡久居懷孟。抱道自樂。其無意於功名尚矣。前書命許衡議省事。衡辭不拜。固已可見。今而上陳時務。謝病而歸。苟非等功名於物外。棄榮利而不顧者。又安能飄然於富貴之外哉。同視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者。豈不大有逕庭。易曰。肥遯無不利。許衡近之矣。特書。

二月以賈似道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治事都堂。

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便加賜。日十數至。夜即交臥第外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於是五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切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充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錢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為帥。圖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大肆。兵饑於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

寺主簿陳蒙嘗入對。極言似道為相。國政闕失。後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錄其家。

發明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似道何人。而可任。平章軍國重事乎。是時似道以去要君。度宗懇留。始有是命。其尊之也。至其禮之也。隆。官其經綸。天下而平。章百姓也。夫何以政事委於館客。堂吏。以名器賣於監司。郡守。正人端士。罷斥殆盡。悠游湖山。若將終身。曾是可為軍國重事耶。噫。宰相而治事。僅如此。則取繒屠狗之人。孰不可為宰相哉。

廣義

臣觀賈賊之言。宋猶螟蝥。蝥賊之害稼也。益民者曰螟。似道之買公田。則食稼之心矣。藩鎮國家之屏蔽。國之有藩鎮。猶稼之有節葉也。食稼之節葉者。曰滕賊。似道之棄藩鎮。則食宋之節葉矣。至若賢才者。國之根柢也。國有賢才。不猶稼之有根乎。益財食者。國之根也。似道於正人端士。罷斥殆盡。則有宋之根亦被其食矣。嗚呼。稼之心也。根也。節葉也。皆被其食也。則稼於是乎憔悴枯落矣。尚何生理之有哉。曰然。則若之何而可。曰。螟蝥蝥賊。春秋書之。記災也。非

異也。異出于天。災由人致。人君若能恐懼脩省。則其災自消矣。由是觀之。則知災者。似道也。致災者。理宗父子也。而由人乎哉。

三月。以程元鳳為右丞相樞密使。葉夢鼎參知政事。王燦知樞密院事。常挺簽書院事。元鳳燦尋罷。

賈似道恐元鳳侵權。諷陳宜中劾罷之。

夏五月朔日食。○六月。以馬光祖參知政事。○秋八月。進封嗣榮王與芮為福王。○以葉夢鼎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許。

利州路轉運使王价子懇求遺澤。夢鼎以為合與。似道以恩不出已。罷省部吏數人。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母責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求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罔位。似道乃悔悟求解。夢鼎請去。愈力。帝不許。

發明

書曰。固辭。則其力却是任之意。可見矣。夢鼎與似道議事不合。固辭右相。則是夢鼎非故逆君命也。那無道穀。君子所恥。故不得已而辭之焉耳。嗚呼。似道之罪。可勝言哉。

廣義

昔者陳白強斷驛。虎背而得相位。韓侂胄既敗。錢象祖出堂帖。授自強曰。有言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其歸尾乞憐。固為可鄙。今者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白強。及似道使人謝之。夢鼎乃已。則又何也。日聖度宋之改。似道之有為也。厥後上書乞致仕。不待報而去。其既去矣。復召為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固辭不至者。蓋以知夫時不可為。然後有浩然去志也。曰。人臣之義。當以身殉國。夢鼎所為。無乃不可乎。曰。于時似道肆毒如虎。夢鼎不去。不惟無益于國。而且身遭毒手。不去可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夢鼎之謂乎。

以留夢炎為樞密使。常挺同知樞密院事。十一月。以挺參知政事。馬廷鸞同知院事。○十二月。以呂文煥知襄陽府。○蒙古阿朮。劉整謀入寇。遂城白河口。

庚辰

劉整言于蒙古主曰。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若復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呂文煥大懼。遣人以蠟書告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夢妄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十年。今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恐遁去耳。議者竊笑之。

發明 白河既城。則宋之餉道以絕。虜之懸軍可守。而據守要地。弗克一爭。而呂文德方且大言以欺人。豈不深可惜哉。是知襄樊非蒙古可取。宋自失之也。呼。
廣義 嗚呼。觀劉整之言。則知蒙古之於宋。愈有侵寇之心矣。其能已於兵乎。

四年。蒙古至。春正月。留夢炎罷。○夏四月。奪觀文殿大學士惠國公謝方叔官爵。

方叔以嘗為東宮官。自諫章以一琴。一鶴。金丹。一鐘獻帝。似道疑其觀望再相。諷諫官趙順孫等論其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欲謫之遠郡。呂文德請以已官贖方叔罪。乃止奪官爵。

發明 甚矣。小人之讐視善類也。苟有微疵。即實以罪嫌。然既為舊臣。獻之何過。似道疑其再相。誠人糾劾。奪其官爵。噫。小人之心。妒疾忌賢之心也。欲入人罪。何患無詞。以不當誘人主為聲色之好論之。不亦妄乎。是故奪者。強取之詞。書奪而不去其官。所以明其無罪也。

秋九月。蒙古阿朮。劉整圍襄陽。

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十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為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
發明 宋國長葛。春秋取之。圍者。綴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守不下。至於六年而不解。誅亂計賊可也。襄陽宋地。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陷於後。蒙古之惡著矣。

冬十月朔。日食。○十一月。常挺卒。○行義役法。○蒙古以和禮。霍孫為起居注。

宋度宗咸淳五年

省臣言前代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謨。不致遺失。蒙古主卽以和禮霍孫爲之。

十二月包恢罷。

五年。蒙古至。春正月。以李庭之爲兩淮制置大使。

新州揚州。時揚州新遭火。公私蕭然。庭芝放民負鹽二百餘萬。又鑿河四十里。入金波餘慶場。以省車運。始平山堂。駁揚城。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弓弩以射賊中。庭芝大築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餘人。以實之。號武鏡軍。脩學賑饑。民德之如父母。

葉夢鼎上疏乞致仕。不待報而去。

夢鼎扼於賈似道。不得行。乃引杜衍故事致仕。單車宵遁。詔判福州。夢鼎不拜。
發明 詩云。不素餐兮。事君敬其事。而後食。有官守者。似道專權。勢傾朝野。宰相雖設。徒擁虛名。則是官守言責。皆不得行。君子豈可以虛拘乎。前書固辭。右季帝乃不許。至是上疏致仕。不報卽行。則其憤疾急退之心。已非一日矣。緘默充位。豈人臣之事。若也哉。據

事直書。其義自見。

以馬廷鸞江萬里參知政事。○蒙古遣史天澤益兵圍襄

陽。

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爲一字城。聯亘諸堡。以立久駐。必取之基。

蒙古阿合馬請罷御史臺及諸道提刑司。蒙古主不許。

阿合馬專總財賦。以新立憲臺。言于蒙古主曰。庶務責成各路。錢穀付之轉運。必繩治之。事何由辦。廉希憲曰。立臺察。內則彈劾姦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於此者。如阿合馬所言。必使上下專恣。貪暴公行。然後事可集邪。阿合馬語塞。乃止。

二月。蒙古行新字。加號西僧人思巴爲大寶法王。

詔曰。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畏吾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遠金。及遐方諸國。翻各有字。今文治

凌與字書方集精命國師人思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定期於順言達事而已更號入思巴為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為宗

發明

嗚呼蒙古誠大羊雜揉之國耳入思巴不過西番之醜虜前既號為國師此復加以王爵何其謬罔若是哉蒙古夷狄本不足較然既益據中土僭號稱尊則亦以中國之例待之故凡弊政亦不得而盡畧耳此固綱目書法之深意有非常史可比也

二月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京湖都統張世傑將兵拒之

戰于赤灘圖敗績

世傑柔之從子從柔成杞有罪來奔既思聰見而奇之言于呂文德文德召置麾下累功至都統

以江萬里馬廷鸞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馬光祖知樞密

院事夏五月光祖罷

廷鸞見文法益密功賞稍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關升辟稍越拘擥似道頗疑異已蔡堂吏以泄其憤

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

詔以貴為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貴乘春水漲輕兵襲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樹木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胡日貴舟果趣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上在游漢水死者甚眾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淮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

八月高麗林衍廢其主植而立安慶公渴冬十月蒙古遣兵討之

渴植弟也為羅臣林衍所廢立蒙古主命趙壁行者東京聚兵平壤往問其罪且詔誅衍餘無所問

發明

衍叛虐脇制其君擅行廢立乃高麗之亂賊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討之今高麗不能與討賊之謀鄰國不能與弔伐之舉則是亂臣賊子將暴橫而鄰國矣蒙古仗義而起與師問罪則是舉為合禮而非窮兵黷武者之可比耳故變文曰討所以子其討有

罪也。

十二月，呂文德卒。以范文虎為殿前副都指揮使。

文德以詐蒙古置權場為恨。每曰：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卒。賈似道以其婿范

文虎總禁兵。

六年，蒙古至。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

襄樊。

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

京間，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宴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

起復孫虎臣為淮東安撫副使。○江萬里罷。

萬里以襄樊為憂，屢請益師往救。賈似道不答，萬里遂力求去，出知福州。

蒙古廉希憲罷

希憲立朝謹正，有內侍入朝堂傳旨，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闕，宜預政之漸，不可啓也。入奏杖之。蒙古主嘗冷

汝孔子亦有戒邪。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蒙古主曰：如是而已。時有詔釋大都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為怨家，所訴繫獄，亦被原免。蒙古主自開平還，怨家復訴之。時

希憲在告，實不預其事，乃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不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邪？遂與左丞相耶律鑄俱罷。蒙古主嘗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為？阿合馬曰：日與妻

以陳宗禮簽書樞密院事，趙順孫同簽書院事。

宮中飲宴，名曰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行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即位，益盛。至出內帑為之。宗禮為給事中，嘗上疏言：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侵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費幾州并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樂。請禁絕之，不報。

蒙古立尙書省，以阿合馬平章政事。

阿合馬為人。多智巧言。以功利自效。蒙古主急為富國。試以行事。頗有成績。又見與史天澤爭辯。屢有以詭之。由是奇其材。授以政柄。言無不從。而不知其專橫益甚矣。既立尚書省。以為平章政事。詔凡銓選吏部定擬資品。呈尚書。尚書咨中書。然後聞。阿合馬耀用私人。不由部擬。不咨中書。安前以為言。蒙古主令問阿合馬。阿合馬言事無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擇。安童因請自今。惟重刑。及遷上路總管。始屬之臣。餘竝付阿合馬。諸路括戶口。增太原鹽課。以千錠為常額。

三月朔。日食。○蒙古以許衡為中書左丞。衡固辭。不許。

衡被徵入朝。與姚樞等詳定禮儀。時阿合馬勢傾中外。一時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忽魯。有同簽樞密院之命。衡獨執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蒙古主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帝以語阿合馬。由是怨衡。或薦衡為左丞。欲因以事中之。衡屢入辭免。蒙古主不許。

廣義 或曰。魯齋以阿合馬反對蒙古主。直則直矣。然深慮之。亦可謂危矣。曰。非也。魯齋之道。行於夷

狄久矣。不然。孔子何以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

夏四月。罷直學士院文天祥。

賈似道以去要君。帝勉留益堅。命學士降詔。天祥當劾。時內制相承。必先呈稿於相。天祥不從。似道意不滿。諷別院改作。天祥援楊大年故事。亟求解職。遷祕書監。似道使臺官張志立劾罷之。

發明 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此時之大難可知矣。似道以去要君。度宗勉留益力。邊事危迫。委於詞然。由是天祥當制。不從呈稿。似道不滿。諷官糾劾。遂為黜罷。嗚呼。當大難彌興之時。尚不知懼。而惡直言。斥正士。天下大亂。宋祚不保。又誰咎哉。度宗酷信似道。凡事任其施為。日積月累。人心漸失。宜其不救敗亡之禍也。

秋八月。詔賈似道十日一朝。入朝不拜。

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第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燕席。日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閣堂。延羽流。壘已像其中。取

宮人葉氏及媼尼有美色者為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兒來立席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縛投火中。皆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之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遂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發明 彼有旨酒。又有嘉饌。洽比其鄰。昏媾孔云。念我之將及者。也是時夷狄亂華。天造草昧。宋之君臣。未聞其有憂禍之實。而似道方且今日以去。要君明日。以去。惡君。然亦未嘗果去也。粉飾太平。諱言邊事。是時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為樂。突夾凍焚。不知禍及者耳。安有多故之秋。而宰相使之十日一朝。何可。以為國乎。且君尊臣卑。萬世正禮。誰有以不拜。又故特書以交貶之。
廣義 人謂似道至。姦臣謂似道至。愚蓋當宋之。處臨安也。危如一髮之引。干鈞。朝不謀夕。反作所樂。

之事。何其愚矣。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此之謂歟。雖然。孟子所謂其子之賢。不肖若天也。臣亦曰。其臣之賢。不肖亦天也。豈人之所能為哉。

冬十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十一月。蒙古城萬山。

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漕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離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焉。自是襄樊道絕。

十二月。陳宗禮卒。
七年。蒙古至元八年。十春。二月。大饑。

是歲。淮。浙。江西。皆饑。命官賑貸。知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糶糶者。斷。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眾。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胡文定之言也。是時公田擾害。民怨既久。兼之師旅頻興。湖廣日廣。民之怨憤之氣。上達於天。而饑饉作矣。嗚呼。憂心惴惴。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國既將亡。則無罪之民。安能逃乎。宋社岌岌。諸路大饑。其國之亡。于茲決矣。宋三百年之基業。可勝惜哉。綱目書之。垂後戒也。

蒙古復立王植為高麗王。

趙壁至東京。時林衍已死。乃言于蒙古主。以兵衛植。復國。誅衍之子惟茂。及其親屬。未幾。衍黨斐仲孫等復集餘眾。立植庶族承化侯為王。竄入珍島。踰年。蒙古遣忻都討平之。

夏五月。蒙古兵分道寇嘉定諸路。

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於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札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眾。

六月。范文虎帥師至鹿門。而遁。李庭芝自劾。請代。不許。

時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阿朮夾江東西為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

發明

則見文虎逃竄。苟免之非。夫以襄樊危急。所宜進救。亦必擇人。事易就緒。度宗當削弱之時。聽謀不審。一舉敗衄。文虎輕微。小人淺謀。誤國。宋祚自是益微。以至滅亡。綱目權其輕重。書之于冊。是否得失。瞭然在目。皆可考而知矣。豈不深可哀哉。

蒙古以許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

衡上疏。論阿合馬專權罔上。盡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蒙古主不許。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臣下訛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乃拜衡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即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開命。喜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梓即律有尚。姚燾等。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勸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笱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

讀書若千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

廣義

分注載曾齊設教之方。千古一人而已。蒙古始興。而得大儒為之輔佐。如此。抑豈偶然之故哉。

秋八月朔日食。○九月。蒙古弛四川茶鹽之禁。

蒙古主以四川民力困弊。詔免茶鹽等課。以軍民田租給軍食。仍敕有司。有言茶鹽之利者。以違制論。

冬十一月。蒙古改國號曰元。

取易乾元之義。從太保劉秉忠請也。

發明

春秋之義。四夷雖大。皆稱日子。吳楚之君卒。而丹女真之號。綱目皆從其俗而書之。今蒙古乃始改號。與中國並列。然綱目雖書其改國號元。以志其始。然止斥其號。而書之者。不使夷狄得從正統之例也。然而不書曰僭號者。外之而不內。以示中國不臣妾之。嗚呼。立法如此。豈有足首下之失。棄內事外之弊哉。至至元十七年。滅宋混一。始以正統例待之。乃不得已耳。

廣義

抑嘗考夫蒙古改元。而有詔矣。綱目削而不載者。皆不經之說也。

十二月。初置士籍。

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代妻室。令鄉鄰結助。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嚴後省覆試法。比校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策。而以科舉累士人。議者謬之。

發明

是時邊事危迫。未遑遠圖。而似道鄙夫。議行士籍。而欲假此以制東南之士心。則其懷奸誤國之罪。亦已甚矣。度宗內作色荒。國事廢弛。豈不深可惜哉。特書曰初。蓋陋之也。

八年。元至元。春。正月。元罷尙書省。

阿合馬仍平章中書省事。

夏五月。李庭芝使統制張順。張貴將兵救襄陽。與元軍戰。敗績。皆死之。

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
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
實蠟書於髮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
自荆郢救援。至監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為焚燬
之用。洎者遂破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
發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
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即其地造輕
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船中一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
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鄧山西民兵之驍悍
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
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
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
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關山下。又進
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鐵炭。巨斧。勁弩。夜
漏下三刻。起行出江。以紅燈為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
破浪。徑犯重關。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
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
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
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
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

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于郢。求援。元
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劍撒星椿。雖魚蝦不得
度。二人遇橋。即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
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
泊登舟。帳前一人在。去。乃有過被獲者。貴驚曰。吾事泄
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復不能衝。故隱匿。乃舉砲。鼓譟發
舟。乘夜順流。斷絙。破關。冒進。元兵皆辟易。既出險。夜
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賊艦邀擊。以死拒戰。
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
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為郢兵來會。喜躍而進。
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
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
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逆待勞。貴與戰。而因
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
遂被執。見阿木于櫃門。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
乎。此是也。守陴者皆哭。城中喪氣。文煥
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
發明 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是時襄樊受圍。五年于
部分二張。將兵往救。二張奉命。奮不顧身。率師與戰。
皆死於難。則其忠於王事。而非偷生幸免者。此也。使

宋之諸將。悉能如是。則又安慮蒙古之跋扈哉。借其畏怯者固多。忠盡者甚少。此所以淪於危亡而不可救耳。直書死之。予全節也。

廣義 張順張貴不同。而綱目皆以死節書之。何哉。蓋順貴皆赴襄陽之急難者也。順未至襄。在道方不可支。其死國難。無可議也。至若張貴。雖曰特勇失機。觀其不降阿朮。則其死國之心。又豈下於順哉。此綱目所以皆予之也。

六月。竄資政殿大學士皮龍榮于衡州。道卒。

龍榮。舊宮僚也。知賈似道忌之。家居杜門。不預人事。一日。帝偶問龍榮安在。似道恐其召用。陰詆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以事。徙衡州居住。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飲藥卒。

發明 其矣。小人之妬賢也。似道前因謝方叔獻物。恐其復相而奪其官爵。此因皮龍榮望重。恐其召用而竄于衡州。噫。備國家鼎彝之餘。正朝廷用賢之日。而乃忌其賢者。竄而黜之。遂使龍榮憤懣。飲藥而卒。可勝惜哉。按綱目書官。所以明其無罪。書道卒。所以明其無辜。然則似道之罪。益暴白而難隱矣。

以章鑑同簽書樞密院事。○秋。八月朔。日食。○九月有事于明堂。大雨。帝還宮。賈似道去位。詔出貴嬪胡氏為尼。似道乃還。

祀明堂。似道為大禮使。禮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禱故事。却輅。乘道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喜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其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卒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發明 嗚呼。似道專橫之心。至是益甚矣。度宗有事于明堂。似道濫居乎禮使。將還。值雨。此蓋天變之不能責躬。乃憤帝之還內。即以去而要君。然其憤帝還宮者。貴嬪之兄耳。必俟罷其兄。出其嬪。然後志得意滿。從容還朝。其罪可勝誅乎。故書大雨。所以明其天變。書賈似道去位。所以著其要君。書詔出貴嬪胡氏為尼。所以議其信讒。書似道乃還。所以罪其欺誑。

其義亦深切而著明矣。

廣義 似道之欲害人如射工之於人影惟欲暗窺其過而中傷之耳夫何顯祖不此之察卒墮其罟而釀成國賊之禍惜哉。

冬十一月馬廷鸞罷。

廷鸞拒於賈似道力辭相位乃授觀文殿大學士知饒州入辭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對曰臣死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闕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泣拜而出。

廣義 觀廷鸞三不知之說豈不為之痛哭哉南宋之亡決於此矣蓋不待厓山之極而後見也。

遣使入元封劉整為燕王元執使者殺之。

朝廷患劉整為元用詔以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遣承寧人賈告身及金印牙符期致之整既入元事覺整自軍中人見元主曰此宋忠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元主詔磔其人于市且移書來責執政。

十二月召葉夢鼎入相固辭不至。

詔加夢鼎少傅入相夢鼎引疾力辭使者相繼促行扶病至嵯縣疏奏願上厲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扁舟徑還使者以禍福告夢鼎曰廉恥事天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賈似道大怒乃令致仕。

廣義 夢鼎於此時亡身殉國可也烏可獨行已志耶然以巨奸當國不惟無益于事而且身不能保奚可昧於明哲保身之義哉書曰固辭不至褒之也。

九年元至元春正月樊城陷守將范天順牛富死之。

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動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中期呂文煥相與固守為唇齒木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劍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殺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初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木江中鑲以鐵釘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為固至是阿木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繩燔其橋襄兵不能援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處縊死富率

御批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一

宋度宗咸淳九年

正月

酉癸

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歎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獨生。亦赴火死。

發明

甚矣。故樊失而曰陷。所以惜中國之地。淪沒於夷狄也。天順牛富固守樊城。奮志拒戰。畧不少餽。迨夫蒙古夾擊。力不能支。城遂摧破。天順繼死。牛富戰亡。無一偷生而臣虜者。則其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誠無愧於中華之縉紳矣。予其全節。豈過褒乎。

二月。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為薪。緝關會為衣。文煥每一巡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于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既陷。復申請之。事下公卿。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為。帥臣出。顧。未必能及。淮。言高遠。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人言於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曰。呂氏安。則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矣。文煥大以為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即繆以大捷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

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管唆都等。移破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馬獨前。與文煥語。為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招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爾主。固其宜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治。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次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為前鋒。阿木入襄陽。何里海道言于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出。當不至此。文煥兄知廬州文福。文德。子知靜江府師夔。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發明

按春秋定十三年。書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胡文定公傳春秋。參之左氏所載。韓魏為趙氏請于晉侯之事。乃知三子之數。其罪則一。鞅以有援。故得復。而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按春秋書。鞅歸于晉者。非與之也。叛逆。人臣之大惡。晉侯不能奉行天討。乃狗韓魏之請。故春秋書以罪之。今文煥父子兄弟。均為宋臣。均受宋祿。雖萬死不足。以償國恩。襄陽六年。勢固危迫。然為君死。

初七。寶通。監。卷二十一。宋度宗咸淳九年。

守者。人臣之職分耳。夫何偷生苟免。以城降元。厥後一門相繼叛逆。非文煥有以啓之乎。雖然。人臣無叛。叛及三族。宋不能按罪行辟。而使逆豎前後降虜。豈不自縱其亂賊耶。噫。有罪不討。有惡不誅。刑政既失。紀綱大壞。雖欲不亡。其可得哉。

廣義

度宗虛器耳。雖然。賈賊以計愚之。適足以自愚也。何也。蓋君與相臣一體而已。烏有驕賄受病。而四賊獨安者耶。彼呂文煥之降于元。其罪固賅然矣。然繩以春秋之法。則當首賈賊而從文煥焉。

三月。詔城清口。

劉整故吏羅鑑。自北復還。上整書稿一帙于四川制司。有取江南二策。其一言先取全蜀。蜀平。江南可定。其二言清口。桃源。河淮要衝。宜先城其地。屯山東軍。以圖進取。帝亟詔淮東制司往清口擇利地築城備之。

置機速房于中書。

襄城既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不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尋詔中外大小臣僚。有材識超卓。明控御之宜。懷攻

守之畧者。密具以聞。朕當虛已以聽。仍詔凡諸上書人。請以丞相似道督視者。不允。餘付機速房。四川宣撫司參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鏢漢江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宜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並圖上城築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京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

發明

嗚呼。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掩之之心著矣。昔者襄樊受圍。邊報日急。似道蔽不以聞。未嘗介意。有言邊事。卽斥逐之。迨夫襄樊既陷。歸咎樞密。乃置機速房。以革稽遲邊報之弊。吁。亦晚矣。以責人之責。責己。恕己之心。恕人。則何者不可。不能自責。反以責人。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故直書以深識之。

元主立其子真金爲太子。

真金。蒙古主之長子。初封燕王。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劉秉忠薦中山王恂以輔之。蒙古主以爲太子贊善。敕兩府大臣凡有啓稟。必令恂與聞。恂言太子付托至重。當延名德與之居處。况兼領中書樞密之政。詔條所當遍覽。庶務亦當屢省。又以遼金之事。近接耳目者。區別善惡上之。真金問恂以心之所守。恂曰。嘗聞許衡言。

人心猶印板然。故本不差。雖摹千萬本皆不差。本既差矣。摹之于紙。無不差者。真金曰善。至是立為皇太子。李庭芝免。夏四月。以汪立信為京湖制置使。趙潛為沿江制置使。

立信兼知江陵。潛兼建康留守。潛多獻寶玉于似道。故有是命。

六月。降范文虎一官。職任如故。竄俞興子大忠于循州。

給事中陳宜中言。襄樊之失。皆由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闢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季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闢。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由范文虎及俞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開難快戰。僅從薄罰。猶子天。願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與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為父行賄。且自希進。今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真重典。則人心與起。事功可圖。似道除大忠名。循州拘管。

發明

黜涉。入君之大權。有功則陞。有罪則黜。此古今之通誼也。故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文虎辱命。逃遁。師出無功。度宗苟能按罪行辟。則文虎之誅。豈容但已。而乃以似道之故。曲法伸恩。僅降一官。職任如故。大忠惡黨。止竄循州。是豈明罰勅法之義乎。度宗當危亡之時。而舉措若此。則其無益於撥亂。亦可知矣。據事直書。深貶之也。

秋七月。元許衡乞罷。許之。

阿合馬等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元主又命諸老臣議。論去留。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柳。白棟。為助教。庶幾衡之規矩。不致廢墜。從之。

廣義

嗟夫。魯齋之仕元。猶蘇合之遺糞穢耳。雖然。仕之將亡。不可為也。其仕於元。豈其本心哉。乃不得如孔孟之周流四方。列聘群國耳。噫。魯齋之於道。雖塞於一時。實通於萬世。君子幸焉。

元人城馬驤山。知合州張珪擊走之。

先是蒙古入蜀。珪副王堅協力戰守。堅遠。以珪代之。自開慶受兵。民凋弊甚。珪外以兵護耕。內教民墾田。積粟未再。其公私兼足。劉整旣叛。獻計欲自青居進築馬驤。虎頭二山。扼三江口。以圖合州。遣統軍合刺帥兵築之。珪聞合刺至。乃張疑兵于嘉渠口。潛帥渡平陽。離火其資糧器械。越砦七十里。焚船塢。由是馬驤城築卒不就。九月。以章鑑簽書樞密院事。陳宜中同簽書院事。○冬。十一月。以李庭芝。夏貴。為淮東西制置使。陳奕為沿江制置使。

庭芝兼知揚州。貴兼知廬州。奕兼知黃州。庭芝請分所部兩淮為二司。故以淮西付貴。奕以兄事。賈似道。珪。王。陳。長。民。以求進。自小便歷顯要。遂掌禁兵。是歲。元諸路大水。蝗。

發明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善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類是也。書大水。畏天災也。書蝗。重民命也。

庚申

十年。元至元。春正月。賈似道母死。詔以鹵簿葬之。遂起復。似道入朝。

似道母胡氏卒。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起復之。似道遂還朝。

發明 似道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似道也。鹵簿。天子之禮。似道人臣。安可專之。起復。金革之變。似道何人。安得起之。似道欺君誤國。虧體辱親。其罪與王莽等耳。故王莽之母書死。而似道之母亦書死。合前後之書法。則其貶惡之旨嚴矣。

廣義 抑觀君子被召。或不全者。或辭不至者。或固辭不至者。小人被召。即便還朝。綱目於賈似道備書其實者。所以著其無恥也。分註於其襄事而書大雨者。與春秋兩不克襄之意相似。學者味之。

元以伯顏為中書左丞相。

宋史宗城解十行

吳

伯顏事宗王旭烈于西域嘗入奏事蒙古主見其貌偉言厲曰此非諸侯王臣遂留與議國政自右丞進左相

二月趙順孫罷○秋七月帝崩子嘉國公熈卽位太后臨

朝稱詔

帝爲太子時以好內間既立耽于酒色故事嬪妾進御晨詣闕門謝恩主者書其月日及帝之初一日謝恩者三十餘人前年五十三賈似道入宮議所立衆以建國公是長當立似道主嫡乃立嘉國公熈時年四歲矣謝太后臨朝稱詔號帝廟曰度宗史臣曰宋至理宗疆宇日蹙非有雄才睿畧之主豈能振起其墜緒哉度宗繼統雖無大失德而拱手權奸衰微浸甚亡國不于其身幸矣

封兄昞爲吉王弟昺爲信王

昞母楊淑妃
昺母俞修容

詔賈似道獨班起居○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

太后○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

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迺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以求常天之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弄兵張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五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蒞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運稍休潘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衝壁輿觀之禮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詔曰朕聞

發明

當是時主少國危夷狄竊發宋之君臣正宜更相戒飭以圖保國之秋似道專權既無深謀遠慮惟思蒙蔽自賢在廷諸臣阿循取寵罔敢正議是誠易所謂豐其蔀日中見斗在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者也。立信遺書似道。力陳時政。苟能用其策。則元兵未至於深入也。夫何反怒其言。卽罷其職。是豈圖存於亡之意乎。噫。似道盡國至於如是。而尙忌言者。則其罪可勝誅哉。故書罷而不去其官。以見不當罷也。以朱禩孫爲京湖四川宣撫使。

兼知江陵府。

八月。大霖雨。天目山崩。

水涌安。吉。臨安。餘杭。民溺死者無筭。

發明

大霖雨。則非小變也。僖十四年。秋八月辛卯。沙鹿崩。胡傳曰。沙鹿。晉地也。卜。假曰。期年必有天。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修省之意也。蓋天目乃臨安之土山。是時宋都臨安。百有餘年。今而大霖雨。甫降。天目山崩。自是元兵入寇。宋守遂亡。則其應豈不昭且明歟。是以有國家者。要當兢兢業業守成。而廷續天命於全盛之時也。垂戒深矣。

廣義

似道以權奸秉國政。度宗以昏庸取弱國。書大霖雨。所以著臣強之象。書天目山崩。非其君弱之象歟。天戒昭然。可畏也已。

元以博羅權爲中書右丞。○元太保劉秉忠卒。

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雖位極人臣。終日澹然。不異平昔。至是卒。元主驚悼。謂左右曰。秉忠事朕三十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古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與聞也。贈太傅。趙國公。諡文貞。

元史天澤伯顏大舉入寇。天澤有疾而還。

阿木自襄樊既下。奉命畧淮東而還。與阿里海涯同請南侵。且曰。臣久在行間。備見宋兵之弱。失今不取。時不再來。劉整亦言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以水軍乘勝長驅。則大江必非宋有。元主可其奏。史天澤。姚枢。復上言。如求大將。非安童不可。元主遂下詔。數宋賈似道背盟拘執信使之罪。命天澤伯顏總諸道兵。與阿木。阿里海涯。呂文煥。行中書省于則湖。博羅權。阿答海。劉整。塔出。董文炳。行樞密院于淮西。兵凡二十萬。天澤至鄂。病篤。

召還諸軍並聽伯顏節制

發明 不曰元大舉入寇而必曰史天澤伯顏者此行是以綱目特書之。以著伯顏天澤之罪也。既而天澤至鄂。疾作而還。是蓋天厭夷德。特致疾以償猶夏之罪耳。孰謂天澤之疾非天意乎。後之謀欲代人

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鄂州。劉整以博羅權趨淮西。

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山襄陽入漢。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權由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由襄陽時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由老鴉山。狗荆南。而自與阿木山。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鄂。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

發明 以者。不以者也。大抵人物之生。均受天地之氣。特存偏全之異耳。彼如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鴻鴈之夫婦。豺獾之報本。皆具一偏之善。人得五行之秀。故兼衆善而有之。苟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不能全。故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文煥。劉整。宋之臣子。食君之祿。非一朝

受君之恩。非一日。背國臣虜。其惡固甚。而又率犬豕之群。入父母之邦。又為向導。以左右之。雖微如蜂蟻。有所不若矣。安得謂萬物之靈乎。苟有人心者。必於焉而變爾。劉呂背逆。於禽獸固無足責。綱目書此。特以為後世存君臣之分。立上下之防也。其垂訓之義。豈不切哉。

冬十月元伯顏攻鄂州。張世傑力戰禦之。伯顏遂潛兵入漢。屠沙洋。陷新鄂。守將邊居誼死之。

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邪。使一騎前導。麾諸軍畢濟。遂薄鄂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鄂。鄂在漢北。以石為城。新鄂在漢南。橫鐵鎖。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其要津皆施杙。設攻具。元年。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鄂。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東有河口。可山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為便。諸將曰。鄂城。我之喉禁。不取。恐為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庭。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箴地。蓋舟山。藤湖。入漢。伯顏阿木。毀後。不滿百騎。鄂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

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鄂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擊金汁。燬其廬舍。煙焰漲天。城遂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獲于城下。復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誼。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仆。幾斃。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殺。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殊。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兵攻渠復州。

奏明 宋之防江之師。不為不嚴。方伯顏之攻鄂州。勢如風雨。世傑率兵力戰。卒不能克。伯顏潛兵入漢。尋至新郢。居誼又從而拒之。勞瘁以利而居誼不從。兵將欲降。而居誼悉斬其忠義之心。可少挫乎。既而力不能支。拔劍自殺。然綱目必書死之者。所以表居誼全節之義。為人臣殉國之勸也。垂戒深矣。

以章鑑同知樞密院事。陳宜中簽書院事。○十一月。以陸

秀夫參議淮東制置司事

李庭芝在淮南。開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僭得士多者。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沉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於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庭芝之益。器之。雖改官。不使去已。

以王燾章鑑為左右丞相。兼樞密使。燾固辭。不許。○十二月。元伯顏攻陽邏堡。夏貴帥師拒之。伯顏使阿木襲青山磯。遂渡江。

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要害。鵲巨三十餘里。王廷守陽邏堡。朱觀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口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蘆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蘆口。夏貴亦以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蘆口。奪之。因自漢口開渠。引船入淪河。轉沙蘆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

灣口屯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于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應因以白鶴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於阿朮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計詰旦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朮亦曰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堡貴率衆來援阿朮卽以昏時率四翼軍迺流二十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登舟指示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一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攀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

元伯顏拔陽邏堡夏貴棄師走還伯顏遂會阿朮趨鄂州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謂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入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斬黃阿朮曰若赴下流

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

發明 拔者力勝之詞走者匹夫軀身之事鄭棄其師兵權委諸境上而秦頭鼠竄自爲苟免之事乎宋室二三執政不能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顯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棄師若臣同責也噫夏貴既辱君命而遁逃幸免其罪可勝誅哉故直書走還以著其罪

朱禕孫將兵救鄂不至而還

禕孫問元兵趨鄂帥師援之謂問陽邏堡之賊乃夜奔還江陵府

發明 救者春秋之所善然必各有其義焉救而不速者則書所次以譏慢救而不救者則書不至以罪其怯禕孫將兵救鄂則其意善矣然聞陽邏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則又豈事君致身者哉故書不至而還者所以議不急君耳

鄂州降元伯顏使行省右丞阿里海涯戍鄂遂引兵東下

鄂恃漢陽為蔽。及京湖之援。朱傑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知難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三干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荆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充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衆。與阿朮東下。趨臨安。

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開府臨安。似道以孫虎臣總統諸軍。

鄂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洋臣。上書。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守臨安。以黃萬石等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於封樁庫。撥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開于。一十萬員。充都督府公用。臣釋道相稅。收之以備用。

詔天下勤王。以高達為湖北制置使。

知江陵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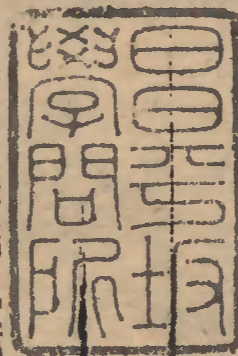
陳奕以黃州叛降元。

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奕使人過江請降。且求名。伯顏曰。汝既率衆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大喜。遂以賊降。仍以書招知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望風歛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

李庭芝遣兵入援。

發明 朔羯入寇。江南騷擾。當時雖勤王。無一入援。庭芝出鎮外藩。猶未出兵。而綱目已書其遣兵入援者。守其有勤王之心也。何使宗早從庭芝之言。舉以代文虎。庭芝且伸正國之義。又安有夷狄之禍哉。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御批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史記尚書第一卷

文正丁卯

